

诗 与 音 乐

——读诗随想

翟大炳 高树榕

诗歌和音乐是两种显著不同的文艺形式。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读者通过对这种加强了的语言形式的理解，唤起联想，激发感情，主要诉诸视觉。而音乐则以乐音造成的节奏、旋律感染听众，激发感情，引起共鸣，主要诉诸听觉。两者是如此不同，但为什么我们却能在一些描写音乐的诗篇中充分享受到音乐的美感呢？

谓予不信，请看下列三首描写音乐的著名诗篇。这就是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兼呈语房给事》，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

扣人心弦的音乐确是丰富多采，它从三位诗人的生花妙笔下面呈现出来，李颀将胡笳声的苍凉悲壮比作大风掠过树林，急雨猛打屋瓦（“长风吹林雨堕瓦”），比作喷薄而出的飒飒泉水冲上树梢（“迸泉飒飒飞木末”）比作嘶鸣着的幼鹿跑过堂前（“野鹿呦呦走堂下”）。白居易则在琵琶声中，时而听到如“急雨”般的短促之声，时而听到娓娓而谈的“私语”声，时而听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叮当发响的清脆之声。在声音愈来愈低，以致到了“无声”的境界时，又突然爆发了如银瓶突然破裂而水浆飞溅，铁骑突然冲杀出来而刀枪铿锵的高亢、雄浑的乐音。纷至沓来的各种声响构成了一曲激动人心的乐曲。

李贺则不同凡响地将箜篌之声比作迷离怪诞的凤凰叫声和玉石相击的磬声（“昆山玉碎凤凰叫”），写出了箜篌声的清脆和嘹亮；而以“天惊石破逗秋雨”写出了箜篌声的急骤和繁密。

虽说这些声音千奇百怪，各有各别，但却都是“以彼物比此物”，诗人们不是在抽象地说理，而是写出了各个如闻其声的音乐形象，它就可以起到激发广大读者对早已见过、包括人们驾上幻想翅膀的各种色彩缤纷的形象的广泛联想了。

诗人们倾注感情的以声摹声方式，已把那些用音乐组织成的节奏、旋律转化为无数栩栩如生可触可掬的形象了。在诗人们的笔下，音乐的声音是多么亲切而动人。难道广大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的“急语”、“私语”以及那“大珠小珠落玉盘”，“长风吹林雨堕瓦”的声音还少吗？李贺的比方是离奇一些，它更多一些幻想的色彩。即使如此，他幻想中的声响也是人们经常想到过的似曾相识，李贺不过把它鲜明地写了出来罢了。

这种耳不及听的声响已足够读者心旷神怡了，但高明的诗人们并不因已采用这些手法而放弃对音乐形象的进一步描绘。他们好象别具慧眼，从丰富的听觉形象里，看到了更为逼真的视觉形象。李颀在胡笳的音乐中看到了“空山百鸟散聚合”，“万里游云阴且晴”的画面；白居易在琵琶声中看到了“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的图景。音乐分明是诉诸听

觉的艺术，可是我们的诗人却在那动人的节奏和旋律中看到了一幅幅美不胜收的图景，李颀透过笳声看到了百鸟在山谷中时分时合，乌云翻滚的天空时阴时晴的画面；白居易的眼前却浮现了黄莺在花丛中轻捷飞翔、宛转流利鸣叫的样子。这种在听觉里仿佛获得视觉的感受，是属于心理学上所指的“感觉移借”，在修辞学上，人们称之为“通感”，这种通感手法的运用，也就极大地扩大了诗歌表现音乐形象的能力，提供了更广阔、更具体的音乐形象。

不论是诗歌，还是音乐，描写客观现实并不是目的，即使我们可以在诗歌中看到了那种种令人目眩的画面，在音乐中可以听到对大自然各种声音的摹似，如鸟叫，凤吼，泉水淙淙，涛声轰轰，但诗歌和音乐一样，其根本目的还在于通过对客观现实的描绘来抒发感情，并以这种感情打动读者、听众。感情的因素在诗歌和音乐中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古人正确地指出：“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又谓之音”（《乐记·乐本篇》）。诗人们十分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他们细腻地描绘了音乐起到激化人们感情的惊人效果。且不说李颀、白居易在这方面的描绘，我们这里先看诗人李贺是怎样别开生面地描绘音乐的巨大感染力量。在他的笔下，不仅是人，而且一切无知的景物也都是知音者。它们都浸沉在音乐的形象里变得如醉如痴：天空里行云被箜篌的乐音吸引住而踟蹰不前（“空山凝云颓不流”），娥皇女英二妃为之啼泣，流泪不止。阵阵的乐音勾引起神女的一腔腔的愁思（“江娥啼竹素女愁”），惹得芙蓉泪洒阑干，香兰欢笑（“芙蓉泣露香兰笑”），连那老鱼和瘦蛟也翩翩起舞（“老鱼跳波瘦蛟舞”）。更为奇特的，就连那在广寒宫里离群索居终日砍桂的吴质（吴刚？），也因听箜篌入神而流连忘返，桂树下的兔子也全不顾那寒风瑟瑟，露水重重地在伫立倾听。（“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风湿寒兔”）。用这些瑰奇的比拟和连翩的妙喻来烘托音乐的摄魂夺魄的力量，这实在是奇而又奇的想象。但不管它是如何奇诡，万变不离其宗，诗人们对音乐的描绘，总是和创造各式各样的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诗人们的创作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具体形象，这就是诗人们进行创作活动必不可少的形象思维活动，而这些具体形象都是诗人通过新颖的比喻和创造性的比拟得来的。这就说明了“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兴两法不能不用”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从这三位诗人的描写音乐的诗篇来看，我们在欣赏了诗歌之美的同时，也饱赏了音乐的美感。尽管诗歌和音乐是这样显著不同的两种文艺形式，原来在它们之间也还有“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这就是形象思维在它们中间架起了一道畅通无阻的金桥。没有这座金桥，再高明的诗人的创作，也不可能给我们带来那美妙无比的音乐效果，这是千真万确的。